

筆走波瀾

「妥協的年代」新出發

賈文和

這個年頭，誰都滿懷祈求，卻又不肯妥協。

從2010年開始，全球度過風雲變幻的一個十年。歐洲債務危機掀起經濟動盪序幕，以「伊斯蘭國」(ISIS)為首的恐怖組織策動連串恐襲，並加劇歐洲難民危機。然後是民粹思潮冒起，英國公投脫離歐盟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，民衆情緒、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趨極端化，揭示西方政經勢力洗牌和社會資源錯配的深層次矛盾。

到了最近兩三年，這些矛盾集體爆發。特朗普推行「美國優先」政策，一度令朝鮮半島陷入戰爭邊緣，策動拉美國家政變，同時激化以巴衝突以及伊朗對美的敵對態勢，更悍然向主要經濟體發動貿易戰。

踏入新一年之際，不寄望衝突在短時間內化解，只盼望全球邁步進入「妥協的年代」。

中美貿易戰方面，兩

國已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。觀乎美國大選明年11月才舉行，特朗普仍很可能打貿易牌來拉攏選民，亦不可忽略他背後鷹派團隊打壓中國的圖謀。因此，寄望貿易戰明年完全停火，是過於樂觀。然而，特朗普連番向中國、歐盟、日本和南美等貿易夥伴「開戰」後，受到愈來愈大制衡，這可從以下兩大因素反映出來。首先，在國際大環境當中，支持自由貿易仍然是主流，「反戰」聲浪此起彼落。當特朗普撕毀現有協議，其他國家則紛紛另謀對策，例如歐盟和南美於今年6月達成自貿協議；亞洲國家亦正密切商討簽署中國牽頭的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(RCEP)。其次，特朗普需要穩健的美國經濟來為大選造勢。聯儲局今年政策大逆轉，三次減息，變相為特朗普貿易戰添加火藥。展望明年，局方可減息空間所剩無幾，若美國經濟受貿易戰拖累，特朗普難以指望聯儲局出手理單，因此他

必須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。

在大西洋的另一端，歐洲也內外交困。英國與歐盟的分手鬧劇糾纏了三年多，今年幾乎談判破裂，直至強硬脫歐派的首相約翰遜上台，局勢才稍為明朗，有機會明年1月脫歐，於去年底完成過渡期。這三年內，英歐消耗了大量資源於脫歐進程，卻忽略各自結構性的問題。就英國而言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加劇貧富懸殊、國家醫療服務系統(NHS)流弊叢生，加上脫歐進程一再受阻，窒礙商業和科研教育等界別的長遠規劃，重創英國國際聲譽和地位。另一邊廂，歐盟面臨多線作戰，除了長期抗衡俄羅斯之外，還遭盟友美國以貿易戰相逼，更要應付英國脫歐。縱橫政壇多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2021年下台，其影響力已漸減退。年輕進取、有宏觀理念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本應能填補歐洲「領袖真空」，但他作風獨斷專橫，令歐盟成員頗有微言。

例如今年10月法國與歐盟其他成員國打對台，拒絕給予英國更長脫歐寬限期，有歐盟外交官直斥法國是歐盟內的「獨狼」。由此可見，英歐來年最大挑戰，是在推動脫歐和解決自身結構問題之間作出妥協。

2019年創拔緊張，無休止的對立和撕裂，為社會、民族、國家和國際關係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。無論是國家之間利益糾紛，還是國家內部的示威和社會運動，都應離開「見好即收」四字。一旦被短期利益衝昏頭腦，因意氣之爭而失去理性，最終只會走向極端、自取滅亡。

過去十年，各國曾團結一致，應對經濟衰退、恐怖主義和朝鮮核導彈等重重大危機。但願2020開始新的十年，是一個重新出發的開端。

極端政治衝擊西方民主 社會運動連場無助解困

動盪十年

國際秩序破而未立

2019年還有兩天便結束，2010年代也同時畫上句號，全新的2020年代即將展開。國際社會在過去10年經歷「危機十年」，人類對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環境等領域的既定認知一一被挑戰，舊有秩序幾近蕩然無存，國際社會在危機中蹣跚前進，但距離建立新秩序，依然有一段長路要走。



通貝里發起的「氣候罷課」運動獲多國響應。

網上圖片

全球傳統政治秩序在2010年代面臨沉重挑戰，各地均有極端政黨冒起，衝擊數十年來以中間主流派為主的政黨政治，即使是兩大黨長期壟斷政局的英國，2010年代亦兩度出現懸峙國會，西班牙、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國更不時因組閣失敗需重新大選。過去被視為西式民主象徵的選舉制度，亦隨着俄羅斯涉嫌干預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消息蒙上陰影。

國際事務難達共識

全球政治各走極端，使國際社會更難在跨國事務達成共識，過去10年幾乎沒有重要的多國協定成功實現，其中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《巴黎協定》後，各國召開多次氣候峰會均無功而還，對抗氣候變化的牽頭人物，竟由政界領袖變成年僅16歲的瑞典少女通貝里。過去10年全球亦掀起多場由互聯網帶動的社會運動浪潮，其中2017年荷里活金牌監製溫斯坦爆出性醜聞，引發席捲全球的「#MeToo」運動；美國黑人青年2014年在手無寸鐵下遭警員擊斃，則演變為「Black Lives Matter」運動，把潛藏多年的美國種族矛盾重新浮上檯面。

社會意見分歧 問題懸而未決

不過這些運動在撼動本來秩序的時，亦未能真正改變社會，例如「#MeToo」運動歷經兩年多，職場性騷擾及性侵犯問題仍然嚴重；通貝里亦曾承認她發動的「氣候罷課」毫無成效，不能長期持續。

與過去相比，2010年代的國際事件一般拖延更長時間，2016年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後，脫歐協議談判進行整整3年半，至今仍未完成英國國會立法程序。這反映儘管人們急欲打破舊有秩序，卻對前景莫衷一是，國際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如何重建未來，將是人類在下一個十年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
綜合報道

美政壇劇變 從奧巴馬多元到特朗普排外

根據牛頓第三運動定律，任何物體受外力作用時，必產生反作用力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。這項定律不但適用於物理世界，亦適用於政治環境，過去十年的美國政局，正正是最佳例證。

過去十年間，美國白宮主人由奧巴馬換成特朗普，社會主流思想由自由進步主義變成保守民粹主義，當中轉變之大，近代罕見。奧巴馬致力推動社會改革，包括支持同性婚姻，特朗普卻擁抱保守派宗教的恐同主張；奧巴馬主張接納移民，特朗普卻反其道而行，揚言興建邊境圍牆；奧巴馬當選象徵了美國多元文化開花，白人至上主義卻在特朗普治下走入主流。

拒絕跨黨合作 共和黨趨激進

但這種轉變其實早有跡可尋。奧巴馬上任初期一直希望尋求跨黨合作，屢次向共和黨伸出橄欖枝，但共和黨拒絕接受，更揚言盡所能反抗諸如醫保改革等自由派政策，結果與保守派的「茶黨」運動一拍即合。「茶黨」協助共和黨擺脫2008年大選後的頹勢，先後重奪兩院控制權，黨領導層為保選票日益右傾，更不惜採用激進抗爭手段，如強迫聯邦政府停擺等，迫使奧巴馬就範。

這時期共和黨的做法，為特朗普的崛起埋下伏線。與很多「茶黨」人一樣，特朗普無視程序規則，不顧權力制衡；相對於團結，他更傾向於分化；與其爭取中間派支持，他更樂於討好最極端的一派選民，並煽動選民變得更激進；他拒絕與民主黨合作，寧願在twitter上將他們嘲弄抹黑一番，甚至動輒指控反對者「叛國」。

如果2010年的美國人來到今天，相信會對當前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態感到吃驚。奧巴馬想將美國帶向自由派希望的方向，結果產生的反作用力成就了特朗普，在下個十年，特朗普引起的反作用力，會否將美國推向另一個方向？讓我們拭目以待。

綜合報道



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。

網上圖片



歐洲2015年起爆發難民危機。

資料圖片



「阿拉伯之春」在2011年爆發。

資料圖片



「#MeToo」自2017年開始席捲全球。

網上圖片



黑人青年2014年遭擊斃引發「Black Lives Matter」運動。

網上圖片



十年減息逾50次 央行「非常政策」難回頭

過去十年，主要央行在環球經濟治理上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，因應金融海嘯而生的量化寬鬆(QE)和超低息環境，源源不絕為全球經濟注入無限資金，資產價格水漲船高，更因而導致富者愈富，全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。不過在十年的最後階段，環球經濟卻忽然吹起逆風，早已經將「非常政策」常規化的央行，是否還有更多招數應對下個十年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？

這十年間，全球央行合共減息超過50次，部分甚至進入負利率水平，美國聯儲局、歐洲央行及日本央行的QE總額更達到11萬億美元(約86

萬億元)。非常規貨幣政策常規化的結果，是世人都學會「別跟聯儲局作對」這句原本只流行於華爾街的格言，有錢齊齊賺，標準普爾500指數從2009年3月的谷底，至今累升超過380%。

不過非常規政策就有如吸毒一樣，一旦上癮便無法回頭。從聯邦基金利率過去幾年先加後減、今年下半年隔夜回購利率飆升可見，聯儲局面臨放水容易收水難的問題，更遑論至今仍未斷放水的歐洲和日本央行。如果央行無法在經濟環境相對較佳時乘機收緊政策，未來一旦經濟危機再臨，央行勢必更難找到應對方法。

綜合報道

醫療進步可觀 極貧窮人口跌逾半

2010年代危機處處，但人類社會亦非毫無進步，尤其在改善醫療、貧窮問題及環境保護政策上，在各界共同努力下已有進展。

聯合國發展報告提到，全球基本生活水平的差距正逐步收窄，脫離貧窮、飢餓及疾病的人數史無前例地高。世界銀行報告的全球極端貧窮數字下跌超過一半，在2008至2018年間由18.2%降至8.6%。

在公共衛生狀況上，食水、衛生設備、醫療及疫苗的覆蓋範圍達新高，非洲瘧疾的個案在2007至2017年間降低近60%，愛滋病死亡率亦降低逾半。在妥善預防兒童死亡下，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在過往10年上升超過3年。

即使是環境問題，其實亦大有改善，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排放正不斷下降，全球因空氣污染致死的人數降低近1/5；較富裕的國家每年降低化石燃料、鉛、沙、木、紙、水等資源的使用率，並準備好發展清潔能源。

綜合報道